

短篇小說

劉叔慧

民國五十八年生

輔大中文系畢業

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肄業

曾任／

(漢聲雜誌) 文編

現職／

(歷史月刊) 編輯



仲夏之死

短篇小說組第二名 劉叔慧

是我發現阿皮的屍體，上個月中的一個清晨。這半年來和阿皮雖不交一語，但每天黃昏仍刻意走過阿皮的窗前，大半時間他都不在，晚上他才一盞昏燈看大半夜的書。幾天前我發現阿皮住處窗口的鐵線蕨整盆的萎死了，心裡便一直惴惴不安，阿皮是個一絲不苟的人，他很可能忘了吃飯不會忘了給他養的植物澆水施肥。那天，我不會忘的，那天我反常的早起，沒有梳洗就出門吃一個鮭魚三明治和牛奶，學校裡稀稀落落的幾個人，我蓬著頭彷彿還沒有醒全，連夢都還盤旋在腦際：一路迢迢的去山上，莽莽的叢林裡潛伏著獸一直一直要撲出來，阿皮緊緊攥著我的衣角催促我回去，我死命拖著他更往裡去，愈行愈幽黯，阿皮汗溼的手牢牢握著我，一個冒險的夢。很想告訴阿皮，就像以前一樣，我總會把夢添油加醋說得又鹹又溼，讓阿皮聽得臉皮幾乎滲出血來。一口一口咬著三明治決定不去上課去看阿皮，那盆萎死的鐵線蕨一直在我眼前晃來晃去。

萎掉的鐵線蕨像一條條黃色的長舌頭，我撩開枯黃的舌頭試探的喊阿皮，喂，在不在啊阿皮，應一聲好不好。阿皮不外宿且晏起，此時必要在家的，我一聲一聲的叫他，後來竟有哀音，我知道，真的，我有預感阿皮死了，我從窗口爬進去，阿皮端正正的躺在床上，兩個眼睛烏洞洞的，白色的蛆一簇一簇的開在阿皮的身上臉上，我太驚駭，冷汗一股一股的冒出來，阿皮，我輕輕喚他，阿皮阿皮。一隻球鞋在床下，一隻穿在腳上，郁婷送的加菲貓馬克杯裡半杯咖啡爬滿螞蟻，桌上攤著紀德的《窄門》，椅子沒有靠上，椅背上披著一件襯衫，我彷彿仍可看見阿皮昨夜迴旋走動的身影。我呆呆的站著沒有淚也沒有悲傷，只覺得是假的一場戲，像沒有做完的夢掙破夢和現實的邊界突兀的發生在現實裡，我

只能呆呆的等它自動消失，像每一次噩夢醒來之後的駭笑，怎麼會以為是真，怎麼會。

後來，後來關於阿皮的死因有很多版本，有人說他是心臟病猝死的，有人說他前幾天就不大對，不說也不笑，可能是自殺，有人說是腦血管破裂，有人說，可是我只知道阿皮死了，任何確切的死的原因已不重要，他死了，再也不會說話不會生氣。我捧回那盆鐵線蕨每天澆水，書上說鐵線蕨喜歡水可是不喜歡潮溼，所以要勤澆水可是不能底下墊盤子，它喜歡太陽，我便把窗口最向陽的位置給它，每天我總忍不住輕輕撥開土看一下它，還有沒有活著的可能，盆裡悄悄的長了一些綠綠的小東西，可能是什麼豆類植物，青青的小嫩苗教人不忍拔它，我哀哀求告鐵線蕨的復活。

告別式在一個酷熱的午後舉行。汨汨的汗從額際頭皮四處漫流，以致當台上那個感性的有著一個超大腦袋的教授幾乎聲淚俱下的敘述阿皮的生平事蹟，滿場男女一片唏噓我也眼眶燥熱淚光閃爍的同時，仍疑心是汗水的刺激。我掏出面紙拭去令人焦灼的潮溼，很狼狽。阿皮在前面一個勁憨憨的笑，像他每次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時那種靦腆的笑。我死命的瞪著他，想把他瞪活轉來，半年前阿皮還搖著拳頭紅著眼睛怒聲的和我吵架，你應該善待她，愛情可不遊戲，它是兩個人的生命的互動，是靈魂在打交道，你不能漫不經心的當是在玩玩，如果你沒有愛的力量，不要勉強嘛。他站在我的面前像跳針的唱片反覆說著差不多的話，傷痕累累滿身躁熱的我對他聲嘶力竭的態度覺得反感也覺得可笑，我拭去嘴角的血跡站起身，非常認真的告訴他，阿皮，你活得太嚴肅了，何必呢，郁婷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你不要操太多心，幹嘛和自己過不去，你要搞你的道德重整運動我沒意見，你別干涉我的生活方式我警告你。再好的朋友也一樣，各，過，各，的。

敵敵的教堂裡一列列坐著來送阿皮的人，信仰基督的阿皮終於與主同在，我乖順的跟著上頭的牧師誦唸經文。

我雖然汗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想著每一次阿皮極力壓抑他的情緒向我傳福音，每每被我惡意玩笑的態度打敗，我很漫不經意的和他說過好幾次，我覺得信上帝是對待生命最簡單和最偷懶的方法，是啊，有個主在那兒，你只要信祂讚美祂便可得喜樂永生，我是不想那麼簡單的解決生命的問題。阿皮急急的解釋信仰不是一樁交易，你給上帝讚美，祂給你永生，不是不是的，信仰讓生命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下得以完整而不致沒有方向，真的，你不覺得現代人愈來愈分裂了，活著好像不為什麼，可是主教我們要在現世裡努力做工……我看著阿皮漲紅臉口齒不清的模樣忍不住發笑，阿皮太不是個傳道的人才，每每碰到要緊時刻便語無倫次。

照片上的阿皮笑得一圈和氣，襯衫的扣子總是扣到最上面一個，身上的衣服永遠平整乾淨，臉上長著幾顆永不消失的青春痘，但看來並不礙眼，厚厚的唇搭配他方正的臉龐有幾分喜感，我的眼淚不爭氣的湧上來，牧師的唸經聲像外面遠遠的蟬噪，嗡嗡而沒有意義，我咬著牙低下頭眼淚鼻涕縱流，媽的阿皮，我真的真的捨不得他。嘩嘩的淚像打開的水龍頭，如果，如果阿皮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一定詫異的張著嘴，訥訥的說，啊，別哭別哭，你是我崇拜的酷哥呢。張

惶失措的阿皮在我模糊的淚眼裡搖晃，我索性放聲大嚎，教堂裡冰涼哀傷的氣氛被我突兀粗野的哭聲敲碎了，阿皮的笑仍是一團和氣，阿皮阿皮，我大聲叫他的名字。

從郁婷出現的那一刻起，我和阿皮貌似不搭軌而其實死忠的友情就受到莫大的考驗，郁婷是阿皮圈契裡的姐妹，小大一，南部上來的的女孩，長得一副聖女貞德的樣子，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郁婷時說的，阿皮為此大大的不高興，他覺得我的想法很猥褻，我覺得他簡直天才，說一個女人長得像聖女貞德竟涉及猥褻，我當時啪的摔下手裡的書，馬克思、盧卡奇、卡爾威諾跌了一地，說，阿皮你是不是愛上那個小瓜呆。惡狠狠的挑釁的語氣一下子讓阿皮楞在當場，他大約想不到我竟如是準確而直接的道破他的心思，那天是大冷冬天，宿舍裡冷得像冰窟，他豆大的汗珠一顆一顆從額際流下來，徒勞的解釋說，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她從南部上來讀書，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沒有人照顧，我是學長當然得多多關心她；羞怯的阿皮長到二十二歲連女人的手都沒有拉過，承認喜歡一個女人對他而言竟如此困難，我惡戲般的看著他努力掩飾他的感情，漲紅的臉滿汗的臉，一個惡意的念頭突然冒生在我的心裡，我說，這可是你說的，那我要去追郁婷囉。阿皮的臉一下子變得蒼白，眼神茫茫的，剛才掙扎著的手廢然的放下來，是嗎，你是認真的嗎，他彷彿自言自語的說。

白色的襯衫和寬寬的牛仔褲幾乎是阿皮的制服，一個棉布的大包包永遠塞得滿滿的，扛著一堆書，遠遠看著阿皮總覺得他像一隻辛勤的駱駝，他整天都忙，除了啃讀他滿滿佔了宿舍三分之二空間的書之外，他還是團契的老大哥，每天總有些面帶愁容的男男女女來向他訴說信仰的生活的小紛小難，而永不疲倦的阿皮竟也樂在其中的甘於他垃圾筒的工作，我身為他從小一起長大且同住一室的朋友實在佩服他的熱情和精力，對他而言，生活便在他的工作中，對主的對朋友的對功課的，他認真的一塌糊塗的生活態度讓我很不以為然，尤其人際之間再怎麼樣親愛總不免傾軋爭執，看他每每受傷憂鬱我總沒有任何同情，活該，這個世界，該和所有人事物都保持距離的，偏有阿皮這種不知分寸的人。可是，可是我實在喜歡阿皮，真的，雖然我總是衝撞他。阿皮喜歡的端康成，近乎執迷的崇拜，對那些老而沒有刺激的文人我是不感興趣的，我喜歡有想像力和顛覆性的作品，像卡爾威諾或巴赫汀，一把利剪嚓嚓把世界剪得完全不成樣，你得憑藉超人的想像力重新拼湊，一個字一個句子都像等著你的紅筆劃上線的警句格言，可是你若是真的拿枝紅筆劃上線，哈，你就上當了。阿皮則完全服膺人的世界是一個永恆美麗的整體，像川端的青春與哀愁，朦朧而絕對可以理解。

對於阿皮的情懷我雖不認同但絕對可以接受，記得第一次看川端的《伊豆的舞孃》拍成的電影，心裡好震動因為我熟識的朋友便在裡面，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除了阿皮絕對不及三浦友和的英俊之外，那種對乾淨的青春的耽美完全便是阿皮，碼頭上山口百惠努力搖著白色的手絹，靜靜的海上遠去的船，三浦友和沈鬱的眼睛裡面是對美的毀壞的預知和不忍，隔著遙遙的海彼此張望而深知再也不得重逢的美和青春，是啊，是阿皮耽美而執著的心。我的老朋友阿皮，一個老好人，而他素曰謙良恭儉的模樣卻總讓我聯想起昆德拉《笑忘書》裡的好人雨果，優秀而猥瑣，有一陣子我甚至為著三浦友和和好人雨果的不能協調的形象而拒絕和阿皮說話長達一個月。

而郁婷是阿皮心裡夢寐已久的山口百惠，長長直直的頭髮柔順的披在肩上，眯眯的眼睛總是溫柔的笑著，喜歡穿白色的衣服，和阿皮一樣崇拜川端康成，每次她來找阿皮總會帶一小把瑪格麗特，這也是她和阿皮共同喜歡的花，真受不

了，有時阿皮不在，她會拘謹的站在門口有些不知所措的訥訥的問，那，那他什麼時候會回來？我逗她，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妳啊，進來坐一下嘛，每次來都找阿皮，妳好偏心喔。她漲紅了臉頭低得快碰到領口，聲如細蚊文不對題的說，我晚點再來好了，不好意思打擾你。天啊，她和阿皮真是一個世界裡的人，就像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好像他們和別人搭配怎麼都不搭軌，只有他們兩個人才是同一個銀幕裡的人。所以我發現我有意無意的挑逗竟讓郁婷開始迷惑的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荒謬感，好像，好像山口百惠愛上麥克傑克森，夠扯吧。

走出教堂，陰鬱的天空彷彿正蘊釀一個大陰謀，該要下雨了吧，教堂外的馬路流動著一波一波的人車，沒人理我，剛才我的失態好像冒犯了所有人。郁婷走在人流的末端，像一隻無助的小白鴿，在污濁蒼茫的城市裡，一隻小白鴿就像一篇文章裡沒有太大意義的點符號，可有可無，我看著她向我怯怯的走來，素白的洋裝腰際打了一個蝴蝶結，她腫腫的眼睛裡寫滿了憂鬱，我很悲傷，可是我真的受不了郁婷可憐兮兮的模樣，那好像是一種拙劣的模仿，每天電視上影片、廣告都是這種對生活和人情的拙劣模仿，一個接一個煽情的扭曲的哭泣的大特寫，強逼著觀眾去觀看，你看你看好慘好慘啊，我恨死這種廉價的模仿，所以當郁婷紅腫悲慘的臉靠近我的時候，我冷酷的轉身離去。給我一點空間拜託妳。我無聲的向郁婷說。雖然我知道如果阿皮可以預知死亡可以交代遺言的話，他一定，一定是求我好好善待郁婷。阿門，純潔善良的阿皮，願他的主好好疼愛他，他實在是個好門徒，雖然我一點也不信什麼上帝，但在阿皮告別式結束之後的這個黃昏，我非常希望真的有一個上帝，長鬍子雪白的翅膀和一個金黃色的光圈，一臉溫柔的笑告訴阿皮他的工作已了，可以安心在天堂過日子。真的，我衷心的期望，如果死後的阿皮發現根本沒有什麼天堂地獄只有毀滅，死亡是什麼都沒有，一切到此為止，可憐的阿皮會多麼失望啊。我踩著坑坑疤疤的路一直一直想著阿皮。

果然，才一忽兒時間暴雨如瀑的落下，我沒帶傘，酷熱的夏日大雨讓人身體清涼，我沒目的的走著，想像是以以前唸高中時無數次和阿皮的黃昏散步，蠢笨的大盤帽底下兩張無聊的找不到生活方向的臉，阿皮總喜歡反覆的說他的志願，我要做一個好牧師，讓所有人都知道生命的喜樂。阿皮莊嚴的說。我咬著半截香煙一邊聽他的志願一邊貪婪的看街上來來去去包裹著世間最大秘密的女人的身體，好漫長而無聊的黃昏的青春，我走膩了便一屁股坐在馬路邊的紅磚道上，阿皮遲疑著不知要不要和我一樣，左顧右盼然後扭扭捏捏的坐下，台北街頭沒有夕陽，濁濁的紅霞在高大林立的建築群中微弱的燦爛著，阿皮總絮絮叨叨的又談起他以後要做這個做那個，真搞不懂他怎麼會對未來充滿期待，我早早就不要什麼了，只有女人，唉，那是我唯一渴望理解的秘密。我長長的嘆一口氣說，阿皮你會不會夢遺，阿皮漲紅著臉一句話也說不出口。這是中止他的絮叨的最佳方法。

一屁股坐在溼漉漉的紅磚道上，身邊沒有阿皮，只有一些不相干的來來去去神色倉皇的人，我試著點燃半溼的香煙，媽的，連打火機也和我過不去，大雨裡呆坐著，一隻流浪狗友善的在我身邊磨蹭磨蹭，牠大概很高興有一個同類和牠一樣大雨裡無家可歸。這隻有著一雙溫和謙卑的眼睛的土狗，身上的毛已癩了一大半，一隻腳是跛的，整個的是一隻毫不令人喜愛同情的狗，不會有人在雨夜看牠而充滿愛心的撿牠回去或給牠一點食物，不會的，只會嫌惡的避開牠，同時大罵台北市長只會想些養狗稅的餽點子，妨礙觀瞻的垃圾狗卻任牠四處冶遊。我和這隻醜狗很有默契的對視著，我在

牠的眼睛裡讀到這個城市的故事。卡爾諾筆下的法卓達，兩座彼此映照的雙子城，其中一座城市的影像總在另一個城市顯現，但它們並不對等就像鏡子內外的事物價值並不相當，「兩座法卓達為彼此而存活，它們的眼睛互相鎖定，但是它們之間沒有情愛。」卡爾威諾如是說，而整個台北的故事顯象在一隻流浪狗的眼睛裡，沒有人發現流浪狗存在的寓言性質，就像沒有人能瞭解阿皮，他一心向上的生命和這個流浪狗的漫無目的是多麼彼此傾軋的對立。整個世界都和流浪狗站在一起，他們一致的漫無目的嘲弄著阿皮的太過嚴肅。

和阿皮的決裂發生在去年冬天，耶誕夜當天（天知道不信上帝的我過那門子的耶誕節）我邀郁婷去散步，這個信仰堅定的小聖女竟然放棄教會的聚會和我在校園裡遊盪，阿皮在聖潔的獨光裡唱著聖歌一邊焦急的猜測郁婷為什麼沒有來的同時，我握住郁婷冰冷的小手唱 *Beind a Carlisle* 的 *Summer Rain* 給她聽，並告訴她這個女人的這個 *Runaway Horse* 專輯每首歌都彷彿可以看到一個談戀愛談得樂斃了的女人扭著屁股在唱歌。她說她不大喜歡西洋音樂可是很喜歡聽我唱，我便更加志得意滿的唱了一夜，像一隻發情求愛的公狗，完全忘了阿皮的存在。郁婷像一隻純白的鴿子，就該養在家裡的頂樓上，每天黃昏去逗弄一下然後放出去飛一飛，時間到了就會自己回來。也許那個迷人的冬夜太有情調了，郁婷仰望我的小小的臉龐彷彿煥發著一種異樣的光彩，我俯下頭吻了她，當她的唇在我猛烈激渴的攻擊下徐徐的顫慄的開展時，我知道我錯了，大大的錯了。一個牢不可破的愛情因我的吻在她的心裡被證實了。事後三天阿皮慘然對我說，好對她，郁婷是個非常好的女孩子，真的，你很幸運。我更確定我完了。以致當我某天帶個小騾貨回宿舍過夜而阿皮恰好回來撞見，他瘋了一樣用力的糾起我的領口給我一拳，媽的，第一次發現阿皮頗有氣力，一拳打得我嘴角流血。我還來不及還擊，他的拳頭像雨點一樣下在我的身上，阿皮聲音嘶啞的斥罵我毫無靈魂，他高聲的說你應該善待她，愛情可不是遊戲，它是兩個人的生命的互動，是靈魂在打交道，你不能漫不經心的當是玩玩，如果你沒有愛的力量，不要強嘛。我知道我觸犯的不僅是他對愛情的潔癖且是對待生命的態度問題，我實在恨死他這種過份嚴肅的情調，我說，阿皮，你活得太嚴肅了，何必呢，郁婷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你不要操太多心，幹嘛和自己過不去，你要搞你的道德重整運動我沒意見，你別干涉我的生活方式我警告你。再好的朋友也一樣，各，過，各，的。

當天晚上他悶著頭收拾行李決定搬家，累累的書運了三趟才搬完，我原先對他幾分抱愧但在他的冷漠的刺激下變成怒氣，兩個竟再不交一語，形同陌路。

雨暴下了一個多鐘頭才漸漸歇止，我渾身溼透而覺得幾分快意，那隻醜狗溫馴的伏坐在我的身邊好像我是牠的主人，我很覺感動牠沒有躲在車下避雨而陪我淋了一個多小時的雨。牠吐著舌頭一副無知熱切的模樣，我拍拍牠無毛的腦袋，拿出一根煙遞進牠的嘴裡，牠將之放在地上試探的舔一舔，大約很覺無味便仍仰頭熱切的看著我。我咬著半截溼香煙聊勝於無。台北街道給雨瀝得乾乾淨淨，天色反倒比適才亮些，鴿灰色的黃昏雨後人車不管的仍兀自行走，對街一個挽提著一朵朵赭紅色塑膠袋沉甸甸的贅在多肉的腰際的婦女步履蹣跚的走著，她多紋路的臉曲曲折折寫著不耐煩和疲憊，整個人灰澀澀的，半步遠的身後跟著一個面目分明已老的稚齡小孩，兩個人一致的不耐煩，我一路目送可歎天地不仁，死了便一切再無可能，連活得不耐煩的張致做作一下亦不可得。一台機車一個收速不及險險撞上那母子，幾秒間那

婦人反轉一臉活潑潑的怒氣，高聲斥責那個年輕的駕駛，我饒有興味的聽著遙遠那頭傳來隱隱的叫罵聲，覺得真是溫暖有情。那個老練的小孩幫母親罵人，舉手投足好不有架勢，奇怪現在的小孩長得這麼快，報紙上寫著十來歲的子孫侃侃而談根斯坦和易經，愛因斯坦不算什麼生得早一點，小小的身體裡好像裝著一個碩大無朋的腦袋，教我們虛長幾歲的人不免深慚年紀活到狗身上，忍不住回顧一下自己十來歲的時候在做什麼。而莽莽青春好像只是一蓬洩不完的精力和幻想。不知阿皮如果知道會如何說，大約喜歡不盡的說真是聰明，好文章是民族的花苞在節氣裡開折的聲音，好人兒亦是，阿皮是對什麼事都喜歡不盡的，而我，必要冷冷的在旁邊撩他一下，是呵，再好的事都教你攬到上帝的身上了。

那頭的爭端早歇，兩母子走得無影無蹤，流動著五顏六彩的霓虹燈如火如荼的點將起來，映在溼淋淋的街上是一大片一大片水汪汪的濃麗色彩，像洩開的色料盤，我餓起來連那詭麗的顏料也想吃將下去。拖起滯重的身體，溼衣服黏著身，整個人像隔了一層，連身體亦生分起來。我問那狗餓不餓，牠熱切的吐著舌頭當然是餓的，我說跟著我走，丟了可不管。

出門忘了關窗，剛才的雨大片大片的從窗口潑進來，一桌子的水跡漫漶，我一邊詛咒該死的雨一邊抖落書上的雨水，昨天收到還未拆開的郁婷的信也不能倖免的溼了，信封上紫色墨水字湮開像一張可憐的淚臉，郁婷盈盈的淚眼彷彿又在眼前，我用力甩甩頭，拿起桌上半塊沒吃完的麵包給窗下痴痴守望食物的狗朋友。屋裡堆滿了一個月沒清理的垃圾，我怡然自得的從零亂的衣堆裡找出一件比較沒有味道的換上。以前郁婷每個禮拜會來收拾一次，只要她來過，這兒就變得像她的房間而不是我，書本全部上架，衣服洗乾淨全收在櫥裡，桌椅沒一絲灰塵，窗口的花瓶插上新鮮的花，奇怪好像很多女人都會以改造男人的生活環境做為愛情的證明，我的一票朋友都在有了女朋友之後過起整潔有序的生活。每每看著郁婷嬌小的身體旋轉在我髒亂的房間裡，像童話故事裡報恩的仙女把一個貧民窟變成神仙洞府，我覺得不悅，我不喜歡這種對待關係，好像她在服侍我，可我一點不需要，更可怕的是，每每我告訴她我喜歡房間原來的樣子，她便淚眼盈盈受盡委屈的模樣，好像我拒絕的不只是她的勞動服務，而是，而是她的愛情。我喟然放棄，這不是郁婷的問題，也不是我的問題，可能是一個更大的盲目操作了千百年的機制的問題。有一陣子，我索性將自己交給她打理，冷眼旁觀她嫻熟的為我煮食買衣打掃房間，天啊，我一直一直想起我的媽媽。

躺在垃圾堆裡拆郁婷的信，才讀第一段便整個人坐正起來。

我沒有辦法再緘默下去，對阿皮的死。

這些日子以來，每天晚上我都會夢到阿皮，他總是什麼也不說悽悽的看著我，就像那天我去找他，他一開門見到是我，便流露出這樣的眼色。我們後來很激烈的爭吵，他一直勸我不要再和你在一起，他說你向來玩世不恭，我和你在一起會受傷。我告訴他我沒有辦法離開你，即使你是撒旦。阿皮是個很溫和的人，可是那天他的樣子真是嚇壞我了，我知道他對我的好，可是，可是我沒有辦法愛他，因為每次我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你想想像和另一個自己生活在一起嗎？我想，我之所以會愛上你，恐怕也是因為你完全異於我生活裡的每一個人，可敵我一直渴求離開我的生活軌道，平整規

律充滿秩序的美感的世界，我和你在一起的那種掙扎著在破裂中重建秩序的感覺很令我著迷。可是，我們畢竟不是同一個星球的人，我知道，你知道，阿皮也知道。

那天，他一直試圖勸我迷途知返，他一直說一直說，幾近語言暴力，我惶惶的想起這一陣子以來你的冷淡，阿皮好像另一個自己，冷冷的提醒我一個一直不願面對的事實。我忽然受不了了，我大聲的叫他住口，我罵他，用很多平時我根本不可飲出口的下流話罵他，阿皮和我都楞住了，他悲傷的看著我，他說，郝婷，妳知不知道，我看見妳過得不好我自己受苦還難受。他突然捉住我，俯下頭要吻我，我用力的掙扎著推開他，他注視著坐在床上，突然瞪大眼睛搗著胸口好像快停止呼吸了，我怔怔的看著他，我想他是心臟病發了，他一直都有心臟的毛病。我看著他受苦的樣子，竟然有種快意的感覺，好像另一個我不喜歡的自己即將消失，他的身體抽動著，逐漸渙散的眼睛寫著乞憐，我冷漠的看著他，心裡一點同情也沒有。

後來，他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適才的掙扎都消失了，只剩下絕對的沉靜，外頭叮叮噹噹的騎過腳踏車走過行人，隱隱的笑語人聲，我怔怔的不敢動彈，好像阿皮的房間是另一個獨自運行的世界，時間在這裡像一隻擱淺的船。我開始害怕，阿皮死了，他失去焦距的渙散雙眼瞪著天花板，我害怕極了，慌張的跑出去，把關於死亡的一切關在門內。我直接去車站買了車票回家，我不敢想像當阿皮的死被發現，我不敢想像。

如果意識的犯罪亦是犯罪，那麼阿皮是因我而死的，長久以來對自己對信仰這個世界的所有理解，原來早已分崩離析，可是我一直拒絕接受。阿皮好像另一個我自己，我希望他永遠消失，我竟然希望他永遠消失。

我永遠也沒有辦法逃脫阿皮那雙悽悽的眼睛，寫這封信給你是因為如果我再不坦白說出來，我會憂鬱而死，我多麼多麼盼望在阿皮的告別式之後能看見你原諒的眼神，我是多麼盼望。

我決定要埋葬那盆鐵線蕨，它不可能復活了。我帶著它，那隻流浪狗還跟著我，一路走去阿皮最喜歡的面向新店溪的一個小坡，把鐵線蕨連著盆子埋起來，雨後的泥土溼潤而溫暖，我把手放在泥土裡良久良久，不想出土。狗兒對著溪水汪汪的叫了起來，聲音聽起來似乎有幾分喜悅。

埋妥之後一個人靜靜的抽著煙，突然想起一部只看了一半的電影（炎之舞），三浦友和演的塚治參戰死了，山口百惠演的清乃便彷彿失去魂魄，屢屢聽見塚治的呼喚而遊走在山林裡，山口百惠真是美，清澈的眼睛即使是瘋狂亦令人心折。最後殉情的一幕拍得極淒豔，站在懸崖上的清乃凝視著眼前灼灼燃燒的夕照，她的臉亦映得紅紅的，不笑不哭，整肅的赴死的貞定。然後，一雙鞋靜靜的躺在風聲獵獵的懸崖上。夕照和鞋，美極了的死亡。

一根煙和一隻狗，我一直坐到夜深才回去。